

## 第七章 西人租地人特别大会

麦都思领事在位于苏州河畔的礼查饭店孔雀厅召集西人租地人会议的特别大会，商讨上海租界的治安防卫大计。

任何思想必须有一个看得见的载体来表现。如果说，1776年的美洲大陆会议是美利坚独立的孵育器，法国的1792年国民公会共和取代君主制的操盘手，那么，1860年代的上海西人租地人会议则是“无代表不纳税”的灿烂营地。1846年12月22日，首任英国领事巴富尔召集上海租界的西人租地人，开会讨论修建码头道路的费用分担办法以后，经过多次对上海租界从荒滩变为现代城市的规划，决策，和监督，以英美法领事和大清上海道台订立的两次《土地章程》为法律依据，租地人的这种会议成长为上海各租界共有的最高议会，每年选举租界行政机构-工部局的最高层：工部局董事会。

同它的各种历史上显赫的表亲和远祖相比，上海西人租地人会议没有希腊斯巴达长老会议决心抵抗12万波斯大军那么血气昂扬，没有罗马元老院谋划终结凯撒独裁那么惊心动魄，没有伦敦市民会议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第一个约束王权的《自由大宪章》那么名标青史。同它们相比，上海西人租地人会议是喜马拉雅山下的低丘，是尼加拉瀑布边上的小溪。但是，普通里有生命，平凡中含能量，赞赏土岗比仰望大山更需要智慧的目光：低丘上可以长满果实累累的茂林；俯视小溪比远望瀑布更为沁人心肺：小溪年复一年养育着生气勃勃的鱼虾。正是这样，上海西人租地人会议和它审视下的工部局，从细节着手：起造修整道路，码头，沟渠，桥梁，路灯，预防火灾，巡捕治安，公共卫生，规范建筑，迁葬墓地，卖酒牌照，契约标准化，建立交响乐队。。。在睡眠千年的荒滩上雕构出跨世纪的洋场。每一个租地人会议的成员就像一滴海水，和其他成员，汇成一片海洋，推动租界这艘巨轮

扬帆向前。

上海西人租地人会议的最亮点是它的高比例代表权。根据《土地章程》，凡置有永租地产价值500两，或每年缴纳地捐10两以上，或每年租呈房地产缴租超过500两以上者，都有资格成为租地人会议成员。他们中，凡缴地捐超过500两，或缴租超过1200两者，便有资格成为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会每年差额选举一次。按照此标准，在上海的三分之一西人，有资格成为能直接投票选举最高行政人员的租地人会议成员。这样高比例的代表权，使租界这片国中之国，有政府，但是没有官府，两者的区别是，政府的意志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实现，官府的意志只要被统治者不造反就能实现。这种堂而皇之自下而上的商民政治，向千百年来君臣父子自上而下的威权统治，形成不可避免的冲击。如果说，俄罗斯的彼得大帝要乔装改扮，潜入荷兰，爬到屋顶上偷偷观摩荷兰议会的操作；日本的伊藤博文要黑夜登上英国商船，苦苦哀求船长带他去英国学习，造就明治维新的一代宗师。那么，上海西人租地人会议，起到了将榜样搬到家门口来示范的作用：四十年后，在上海租界外的华界诞生了极其类似的华人纳税人会议，选举华界工程局董事会，组织民间自治商团武装，迎来结束满清统治的上海光复。树高百丈，溯源归根，上海西人租地人会议是鸦片战争隆隆炮声的产物，是西方无意间送给自恋自大的东方华夏的一份贵礼，是滔滔黄浦江水见证的上海现代化的第一个推手。

孔雀厅，平时用作歌舞戏剧演出，是礼查饭店内富丽堂皇的正厅。去年，英国人亨利史密斯接手经营礼查饭店后，对孔雀厅作了大手笔的改建。正厅的大门，用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七色玻璃拼成彩绘门面，进了大门，一尊大理石的天使，手托银盘，恭候来宾们投下的名片。天使后面，数十台巨大的景泰蓝花瓶，沿着两边的墙角一溜往里摆到厅底，里面插着一束束斑斓的孔雀羽毛。大厅的橡木地板，用蜡擦得光亮，走道上铺着烫金花的玫瑰红色地毯。墙上挂着细针钩花的壁毯，和拱形的天花板相连。多枝水晶大吊灯，点上火后，灯光像细密的金雨，撒向画在天花板上的蓝天白云和在云层后飞翔的天使。三百多

把石榴红丝绒观众椅，和厅底舞台上的天鹅绒幕布，像漆过一般，暗暗发光。孔雀厅，就是以孔雀展翅般的色彩装潢来命名的。

坐得满满的观众席上，汇集了租界的商业巨子，他们是：开办第一家中国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的旗昌洋行创始人金能亨；在鸦片战争前夕就来上海县城落脚的仁记洋行大班威廉傅博斯；道光三十年（1850年）开辟第一条上海—香港固定航线的大英轮船公司驻上海的代表柯拜，他曾在广州黄埔建成中国第一个船坞“柯拜船坞”；旗昌洋行前合伙人，后来自己另立门户独资创办琼记洋行的大班，美籍商人奥古斯丁郝德；上海第一家银行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的法务顾问里德律师，该银行获得大不列颠皇家特许状，具有在中国发行钞票的资格，当时在上海市面流通的纸币大多为东方银行印发；最大的鸦片商之一颠地洋行（又名宝顺洋行）的大班马修颠地，他是洋行创始人约翰颠地的侄子；公和洋行的大班巴尔马，这家洋行在香港又名巴尔马丹拿集团，是英资专做工程建筑的事务所；沙逊洋行的代表索罗门大卫沙逊，他的父亲是伊拉克巴格达的首席财务官，他的哥哥伊里亚斯大卫沙逊是上海沙逊洋行的创始人；透过琼记洋行对华贸易的英国太古集团代表查维斯；远东最大的英资洋行仪和洋行大班，我们熟悉的威廉凯塞克。。。顺便说一下，以上各位和他们的商号都是在外滩办公或生活的邻居。

观众席上另一群显眼的人物是传教士，他们中有：穿着教袍的天主教耶稣会神父们，特地从租界以外的徐家汇赶来赴会；来自美国北卡州的基督教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他是虹口王家码头招收男生的大美学堂的开办人，也是圣公会在上海第二间教堂——救主堂的创始人；基督教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韦廉臣，他刚编完第一部中文植物学著作，他的计划是在上海开办一家综合学校，传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但是他的健康欠佳，既将回国疗养；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他来自美国乔治亚州，毕业于艾默理学院文学系，他将在上海教习和编书度过四十七年的余生；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他来自美国缅因州，正在上海县城大南门外陆家浜创办清心男塾，收养战祸引起的难童；基督教美国南方

监理会传教士蓝博，他忙于招罗教友去战火纷飞的苏州传教；英国伦敦差遣会的托玛斯牧师，他是所有来自英国各路教会在上海的联络人，今天他和传教认识的仪和洋行艾玛嘉典小姐一齐前来赴会。。。以上所有的牧师神父传教士，都是以他们经营的教会财产的法人资格，出席西人租地人会议特别大会。

除了商人和传教士以外，出席特别大会的还有工部局的工程师们，近年来在上海置买地产的洋人职员，医生，店东。。。喧闹声在临近预定的开会时间时，渐渐平息，所有的目光注向由舞台改成的大会主席台。

主席台的一侧，挂着由十四个国家的国旗图案拼成的租界万国旗。主席台的另一侧，用柚木框住的银色布片上，用蓝漆写着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名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主席台的中央放着一条长桌，长桌上有一把几乎像口钟那么大的铃，一个方形的铜质墨水瓶，一本用羊皮纸作封面装订的对开本，那是会议纪录本。按从左到右的顺序，长桌后就座的有：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办皮克伍德，一个秃顶的年轻人，原先在英国领事馆当秘书，经英国领事推荐，董事会接受为总办；现任工部局巡捕房代理督察拉姆斯博顿，他的前任，从香港招聘来的克利夫顿，刚因贪渎被免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华地码，一个六旬老人，来自美国东部佛蒙特州，成功的茶叶丝绸贸易商，坚定的反鸦片贸易主义者，他在今年6月28日刚接替因病辞职的前任总董赫沃特；年轻的美国领事西华德，他的叔父是前纽约州长，新任的国务卿，奉行“公正的”外交活动，“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法国领事爱棠，原为法商利名钟表行的职员，两年前接替敏体尼任上海领事，他非常不满意目前上海工部局里英国人独大的局面，时时想拆伙，在法租界另起炉灶；英国领事麦都思，他是今天特别大会的召集人，为了大会能顺利进行，他需要特别容忍，让各种意见得到表达，经由妥协，通过所有的提案；英国驻华舰队司令何伯海军上将，53岁，虽然他去年在天津与清兵（第二次鸦片战争）作战时受重伤，成了瘸子，走路需用拐杖，但

是举手投足，仍然不减军人雄风；法国远征军司令孟斗班少将，65岁，他是拿破仑三世皇帝亲选的对华远征军司令，尽管到上海同洪秀全的长毛作战，不在他原本的作战范围内，但是他秉持在天津同辫子兵作战的同样原则，在战争中同英军保持密切合作，时时记得保护天主教会的利益；上海西人志愿兵领队威妥玛上尉，43岁，曾经当过香港最高法院粤语翻译，大英驻中国商务总监司署秘书，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天津战役时额尔金爵爷的副官，曾在前大清江海关洋总税务司李泰国的帮助下，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常胜军副领队白齐文中尉，25岁，一脸络腮胡子，遮去了稚气未褪的五官，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雇佣军世家，他的父亲曾任法国军官，本人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对俄军作战。

在预定开会的那一秒，工部局董事会总办皮克伍德，操起大铃，使劲摇了三下，全场寂然。麦都思领事站起来，绿色的眼睛茫然地向整个孔雀厅来回扫视一番，约略估计出席人数，然后用外交官不疾不慢的语气，开始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地看到今天有这么多富有责任感的西人，出席上海西人租地人特别大会。

”我们繁荣的上海租界，正面临空前的内忧外患。内忧来自于苏州河以北，虹口地区的治安恶化，从美租界漫延到英法租界，已经到达我们难以忍受的地步。外患来自占据江宁的洪秀全，他的兵马已经抵达松江和青浦，还没有到此止步的迹象。

”关于外患，我将请何伯海军上将向大会作军情介绍。然后，大会讨论和表决有关完善租界防务的提案。

“关于内忧，我将请工部局巡捕房拉姆斯博顿督察向大会作治安报告。然后，大会讨论和表决有关改善治安的提案。

”在聆听上将和督察的报告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在座各位来自十四个国家，属于不同的教派，但是在租界这片土地上，我们各国在扩展贸易和与大清建立友好关系所具有的共同和相互的利益，比任何细小和自私的冲突所涉及的利益，要大得多。始终维持联

合与协调，公平地进入体面竞争的领域，是促进长期繁荣的最好途径，我们与大清签订的各种条约正是这种精神的实践。我呼吁各位今天秉持同样的精神，讨论和表决提案。因为，所有在上海西人的政治和商业利益是一致的，在福利和安全上是一个大家庭。我们仅仅是在行使自卫的权利，而自卫的权利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

”现在请何伯上将向我们报告军情。“麦领事说罢，向身边的海军上将点头致意。

何伯上将，挂着交叉的武装带，一身戎装，笔挺地站了起来，以干练的军人语气开腔：

”去年，1860年，我们同洪秀全订立了休战一年的协定，从1861年1月1日到1862年1月1日，洪秀全答应，他的军队不进入距离通商口岸100华里的范围，作为交换，我们承诺，在他和旗人皇帝的内战中，保持中立。到目前为止，洪秀全已拒绝延长上述协定。“

”对不起，打断一下！“观众席上，有人大声问：”请问海军上将，能否评论一下为什么洪秀全拒绝延长休战？我们有没有做了什么得罪他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得罪洪的地方，“上将扫了提问者一眼，胸有成竹地回答：”那就是我们太快和大清政府取得了和解。去年，因为修改条约的争端，我和孟斗班将军的英法联军在天津和辫子皇帝的旗兵大战。那时候，洪希望我们在北方拖住旗兵，减轻大清对他的压力，所以爽快答应和我们休战一年。后来，我们和大清达成新的和约，洪觉得再也没有希望借我们的手，打击他的敌人，而富裕的江南，包括上海，本来就应该是他的疆土，所以不再延长休战协议。这就是我对整个事态的认识。“

”海军上将，我们难道就这么放弃谈判了吗？“监理会的传教士蓝博问。”洪秀全毕竟也是信上帝的呀！“

”他的那个上帝跟我们的上帝不一样，“江西路上的香港饼家老板大声说俏皮话，”他的那个上帝允许他娶64个太太。“

“不，你说错了，是108个！”有人纠正他。

满厅大笑。公董局总办皮克伍德急忙摇铃，维持会序。

“我们没有放弃谈判，“海军上将待笑声平息，接着说：”宾汉舰长仍然留在江宁，我给他的指令是，不到12月31日，不到对方赶人，绝不离开谈判桌。如果，诸位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请允许我继续军情报告。请看租界的地形图。”

上将的两位助手，将一幅白色棉布，两边用铁杆绑住，拉直，展开。棉布上，画着上海英美法租界地形，和周遭的华界地形。上将提起手杖，指点地图：

”这里是华界的上海县城。它的北面是法租界，南起护城河，北至洋泾浜，东起外滩，西至关帝庙和褚家桥；法租界的北面是英租界，南起洋泾浜，北至苏州河，东起外滩，西至泥城浜；英租界的北面是美租界，南起苏州河，北至吴淞江，东起黄浦江，西界未定。从这张地图上可以看到，黄浦江在三个租界的东面，构成天然屏障。即使洪的军队到了浦东，黄浦江上，我们的英法军舰封锁江面，租界的东边还是安全的。租界的北端是吴淞江，英法联军既将进驻吴淞口炮台，确保租界的北疆。租界的南端是华人的上海县城，我们必须帮助旗兵，重修城墙，使我们的前膛野战炮，可以居高临下轰击，不让敌方军队逼近租界的南端。租界的西端，是目前最脆弱的一环，这里既没有天然屏障，也没有野战工事，一片平原，向松江青浦的敌人敞开。我们必须把租界的西端再往西至少推5华里，在静安寺和泥城浜之间，堵塞闸桥拱洞，修路，筑炮台，修营房，使静安寺成为防卫租界西端的前线，成为再往西，进攻松江和青浦的跳板。这两座县城，在敌人手里一天，租界就一天没有安全。驻上海的英法联军，一共1300人，兵力有限，为了完成所有上述目标，需要从安徽调运9000曾国藩的军队。我恳请租界给予财务支援。当然，我们也会向上海道台筹款，分担费用。下面，请我卓越的军事同僚们，向诸位，陈述他们的意见。孟斗班司令，你先请。”

”根据拿破仑皇帝陛下的训令，“老当益壮的法国少将，站起来，声音宏亮地向台下说：“法军在中国作战时，必须时时保护天主教的利益。所以，上海租界的防卫必须包

括徐家汇，因为，那里有天主教耶稣会的教区，尽管那里不是租界。“

”太棒了！太棒了！”观众席里，穿着教袍的神父们一片喝彩。

”除了徐家汇，还有上海县城南的董家渡。租界的财务支援，必须涵盖上述两地的防卫。真理的范围必须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孟斗班说罢，在神父们的鼓掌声中坐下。

万国商团领队威妥玛上尉，接着发言：“我的队伍，老老少少，一共200人，前天叫作上海西人志愿兵，昨天刚改名叫上海万国商团。我们缺乏武器，五个人合用一条枪训练（观众席上响起嘘声）。我要求租界立刻拨款，为我们购买200支.577恩菲尔德1853步枪，和两门12磅炮弹的前膛野战炮。不然，万国商团不能上战场。”

”上尉，我替你争取24磅炮弹的前膛野战炮。“何伯上将安抚上尉。

早就等得不耐烦的白齐文中尉，最后发言：

”我们常胜军，月饷40000银元，300多人，足够打松江；月饷加倍，700人，包打青浦；月饷再加倍，包打苏州。给多少钱，打多少仗！哈哈。。。完了。“

观众席上，一片喧哗。白齐文中尉的轻浮言谈，加深了租界西人对常胜军的反感。

”领事先生，“传教士蓝博率先表态，“我反对租界出钱到苏州去打仗！我们教会还在苏州传教，打到苏州，我的教友就完了！照我看，我们压根不该和洪秀全打仗，我们监理会的牧师，可以在苏州帮忙谈判。”

”圣公会反对滥用武力，“来自美国北卡州的文惠廉主教站起来，加入蓝博的反对。”在中国，有些军队纪律太坏，乘打仗，洗劫百姓发财。我们教会到中国来传教，为的是拯救灵魂，我们不能坐视军人作恶不管，更不能花教会的钱去造成军人作恶！”

”主教先生，“麦都思领事决心在反对声浪形成主流前，牢牢守住大会的议题，”你的顾虑是合理的。我会敦促在座的军事领袖管好部下，如再有违反纪律的事件发生，我们领事团会亲自介入处理，不会令你失望的。”

“一齐作战的9000中国军人，在苏州，领事团如何管？请说一说。”

“你们误解了，绅士们，”聪明的领事，找到了跟文惠廉和蓝博妥协的支撑点，”去苏州打仗，只是刚才白齐文中尉的一个比方，勇气可嘉，但并不是真正作战的意图，你说对吗，海军上将？”

”对。保卫上海租界的防线不包括苏州。在上海近郊作战，我们有能力用西方正规军的标准，约束军纪。再怎么讲，我们总不能等到洪的大军到达静安寺，再来讨论租界的防务财政吧？”

”不能等待。”法国领事爱棠插话，”如果今天不能提出方案表决，法租界将自行同上海道台谈判，拟定防务。”

“念提案吧，”有人催促。

麦都思领事看到时机成熟，站起来宣布：”关于加强上海租界防务的财政提案，已经由租界的热心人士拟定初稿，请皮克伍德总办向大家宣读。”

皮克伍德从会议记录本里，抽出提案稿纸，很慢地大声念：

“为加强上海租界的防务，与大清军队在上海周边地区一齐抗击威胁租界安全的洪秀全军队，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发行500000两银子的战时公债，年息6拍，10年到期，本金将以租界在防卫期间新拓展的土地作拍卖来赎偿。公债持有人在上述土地拍卖时，具有优先购买权。”

听完提案，观众席上一片议论纷纷。

”请大家就提案提出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大会表决。”麦都思向观众席催促。

”我有问题。”文惠廉主教又站了起来，“提案中‘上海周边地区’有多远？”

”六十华里。刚好到达松江和青浦，这两个县城是必须包括在上海的防务内的，”贺伯海军上将回答。

”那么，我要求把‘上海周边地区’改成‘上海周边六十华里以内地区’。”

”好的，提案照你的意见修改。请问大会对提案还有什么意见吗？”麦都思提高嗓门。

”我有！”艾玛嘉典小姐站了起来。艾玛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女性出席者，她的起立让全厅霎时安静下来。”我要求，发行的战时公债同时涵盖收养流浪儿童的费用。现在，租界里中国难民越来越多，一些走投无路的，在绝望中卖儿卖女，甚至将婴儿遗弃。冬天就要来临，租界必须赶快设立收养所，专门收养孤苦无依的幼男弱女，我们不能眼看他们冻死，饿死。”

”说得好！”美国领事西华德鼓掌。

”艾玛小姐和我已商量过，”伦敦差遣会的托玛斯牧师也站起来。”我们几个教会办了难民学校，教内教外难民儿童均可入学，学校免费提供食宿，但是教会的能力有限，还是有很多难民儿童会流落街头。如果，工部局能拨款，我们可以收养更多的儿童。”

艾玛和托玛斯的发言不仅在观众席里激起赞同声，在大会主席台上也引起一番交头接耳的反应。麦都思领事走到工部局董事会总董华地码和总办皮克伍德身后，交谈了一下，向大会宣布：

”感谢文主教和艾玛小姐的意见，现在请总办向大会宣读修正后的租界防务提案。”

总办在刚才的提案稿纸上，写了几笔，然后重新慢慢地念：

“为加强上海租界的防务，与大清军队在上海周边六十华里以内地区一齐抗击威胁租界安全的洪秀全军队，并在租界内收容战争期间的难民儿童，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发行战时公债550000两银子，年息6拍，10年到期，本金将以租界在防卫期间新拓展的土地作拍卖来赎偿。公债持有人在上述土地拍卖时，具有优先拍买权。”

“对修正后的提案，有什么意见？”领事再次提高嗓门。

观众席上，鸦雀无声。

”表决！”领事吩咐派克伍德。

皮克伍德将印着“是”和“否”的表决纸，由两名工部局办事员，一排一排发到观众

席上，然后，再一排一排收回来。

表决结果，“上海租界防务财政提案”以高于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投反对票的是那些死硬反战派。

对表决结果非常满意的麦都思领事，将大会推向第二个议题：租界治安。

巡捕房代理督察拉姆斯博顿，一身警服，两星领章，开始向大会报告：

”最近，大量华人出现在租界里，他们中最坏和最危险的分子，和来自英国，法国，美国，葡萄牙，菲律宾，实际上所有国家的开小差的海员和逃亡者，结成伙伴，唯一目的，就是抢劫和袭击勤勉和温和的居民。如果不是每天的话，至少可以说，每周都发生大量劫案，作案者都来自虹口。

“进入虹口地区，任何人，无论是华人还是洋人，只要他是生人，那么他就会为众人所瞩目，要想不受攻击和抢劫，可能性极小。在我们现在开会的利查饭店几百码之外，就是上海的阿尔萨斯（伦敦著名的犯罪区）。歹徒们，公然抗拒支配租界的西方法律，并在最大程度上免于惩罚。

”工部局巡捕房屡次收到居民的投诉，抱怨，却无能为力。既因为，虹口地区不在巡捕房管辖范围之内；也因为，巡捕房人手短缺，在华洋人口已经超过四十万的租界，一共只有97名巡捕。这个编制是租界人口不到十万时定的。为此，我恳请西人租地人会议提出方案，切实改善虹口治安。再拖延的话，整个上海租界都会变成阿尔萨斯。”

代理督察，曾经是英国驻华军队的曹长，结束了简要的报告。由于，巡捕房是工部局的直属机构，董事会是工部局的决策机构，直接向控制工部局预算和决算权的租地人会议负责，所以为了尊重租界自治，和治安有关的提案，特别大会的召集人麦领事退居次席，由董事会总董华地码接过大会主持，在督察后面发言：

“诸位，关于改善美租界虹口治安，工部局董事会已经收到如下几项提议：

“第一项 旗昌洋行金能亨先生提议，工部局在虹口组建像英租界一样的巡捕队伍；

“第二项 猎枪行斯通先生提议，由他集资建立私人治安机构，他愿意免费提供房子为营房；

“第三项 麦都思领事提议，由上海道台衙门出面，委托工部局在虹口建立捕房，费用，由道台衙门和工部局分担；

“第四项 文惠廉主教提议，由虹口华洋商人出资，邀请工部局在虹口建立巡捕房；

“现在请各位提议人向诸位陈述细节。”

”工部局是我们租地人的捐税养的，“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第一个发言，”工部局应该为租界里所有的西人服务。既然，工部局负责英法租界的治安，为什么就不能巡逻虹口美租界呢？“

”是呀，虹口泥泞的街道工部局也要整修！“观众席里有人跟着发声。

总董华地码，就像他处理昂贵的古董商品一样，小心翼翼地应答：

“金能亨先生，关于你的提案，请博顿督察回答经费问题，请西华德领事回答法律问题。”

”要在虹口开设巡捕房的话，“博顿督察站起来回答：”至少需要额外雇30名巡捕，2名副巡长，1名巡长。他们的月薪是，巡捕30两，副巡长45两，巡长50两，每月共1040两，一年12480两。加上营房维修和人员福利，全年总共18000两。租地人大会必须批准工部局追加18000两预算，我才能完成在虹口组建巡捕队伍。“

接着，到目前为止很安静的美国领事西华德，向大会解释有关的法律问题：”诸位，上海租界工部局是依据1854年同大清政府商定的《土地章程》设立的。1854年，美租界还没有正式划定，所以那部《土地章程》不包括现在的美租界。麦都思领事，你说是吗？“

“是的，”麦都思接口。“我担心工部局董事会忽略了下述事实，即董事会被授予的市政权力，不能扩张到《土地章程》规定的界限之外，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如果董事会确实越界建立捕房，那么所有外国人，不管其是否为缔约国国民，既可不接受董事会的管

理，也不必缴纳为适当维持该捕房存在而预征的税收。”

“谢谢麦领事的法律纯清，”西华德领事接着说，“根据刚才博顿督察的报告，虹口的犯罪分子，来自世界各国，违反法律依据的巡捕房是压不住他们的，他们会说是工部局在犯法。本国蒲安臣公使对我的训令是，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必要时，可以将美租界归还大清。所以，我必须提醒诸位，如果租地人会议通过金能亨先生的提案，该提案的实现，要等到领事团与上海道台谈判修改《土地章程》后，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麦领事的提案，请道台衙门出面，委托工部局在虹口设立巡捕房，不用更改《土地章程》，确实照顾到了法律问题，但是还是要同中国官僚打交道。众所周知，同中国官僚打交道，有时会拖很久。领事团不希望因此引起任何外交纠纷。”

西华德领事的结束语，在孔雀厅里引起一片叹息声。

开猎枪行的斯通先生开始信心满满地向大会推荐他的提案：“我有一个6人的团队，已经在我家附近的街区巡逻。当然，区区6个人，是无法介决虹口的无政府状态。所以我提议，上海西人租地人会议支持我个人出面集资，使我的私人治安机构扩大到整个虹口地区。这就不会有什麼法律或外交问题了。”

“斯通先生，工部局巡捕房可是参照《伦敦新警察守则》组建的。你的团队够专业吗？”博顿督察问。

“只要有经费，我可以聘请巡捕房巡长下班后来虹口做私人顾问，训练我的团队。”

“斯通先生，你是要我们英法租界的居民，捐钱给你在美租界巡逻吗？”又有人问。

“有这样的意思，”斯通回答。

“为什麼你不在美租界募捐，当地介决？”又有人问。

“美租界里正经西人不够多，华人很多，但是我跟他们没有来往。华人好像对猎枪没有兴趣。”

“斯通先生，我和华人有来往，”文惠廉主教加入讨论，“我觉得我的提案可以和

你的提案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提案，一篮子介决虹口治安的经费，人员，和法律问题。”

“请大家静一静，听文主教讲他的办法，”总董华地码大声约束会场。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我和华人来往也不多。“文主教唯唯道来，”今年，我们美国不幸爆发南北内战，美国南方的教会，包括我服务的圣公会在内，完全断绝对华捐款，我们几个教会得以继续运作，并不断壮大，全靠华人教友的支撑和无私奉献。他们中有一位恭献特别突出的，姓黄，最近已荣升牧师。通过黄牧师，我了解到在虹口有不少正经的中国商人，非常乐意提供经费，在虹口建立工部局巡捕房。但是，他们找不到门路表达他们的意愿。所以，我想把我原先的提案，改成‘虹口的华洋商人出资，聘请工部局当顾问，报备上海道台衙门，建立虹口自治治安机构。’这样不就面面俱到了吗？”

“文主教，有些中国人连一般的税都偷漏不付，找他们付税，他们就溜到华界去，风头过了，又回到租界来。你说的那些中国商人靠得住吗？”总董华地码问。

“我以教会的名义担保他们靠得住，”文主教严肃地回答，然后不动声色地讲了一句震惊全厅的话：“诸位如果有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听证会询问，因为他们的代表正等候在孔雀厅外。”

整个孔雀厅，像巨人的脚踩上吸饱声浪的海绵，音涛四溅。文主教是虹口美租界德高望重的开拓者，他以圣公会的名义担保接触不久的中国商人，和把中国商人带到自建会以来只有西人出席的租地会议上来，这两件事都是破天荒的。

主席台上经过一番交头接耳，最后，总办皮克伍德摇铃，让全厅安静。麦都思领事代表主席台上的租界领袖表态：

“华人如果觉得有能力为其现有的需要负担费用，他们愿意将手伸入自己口袋，为他们因此获得的额外安全措施付出些额外费用，这是极为合理的。在租界的特定地区中的特定人群，感到其获得的保护不足。他们在获得更好的保护并为此支付费用时，不仅自己得到了特别的利益，而且也给其他人带去了更多的安全保障。这样的行为和《土地章程》

没有抵触，应该鼓励，应该保护。文主教，请你的中国朋友进来吧。”

文主教走到七彩玻璃彩绘的孔雀厅门前，向开会以来，一直守候在那的礼查饭店主人史密斯耳语一下，后者出门，片刻后，带进来二十位华人，他们是虹口华商代表。

华商代表里，为首的是曾经帮助过“玫瑰号”水手艾伦的粤菜馆“探花楼”老板胜仔。胜仔被选为代表中的领头，不是因为他生意大，雇人多，而是因为他为人厚道，英文好。他穿着长衫马褂，头戴镶玉石的瓜皮帽，带着一队穿着斯文的中国商人，在文惠廉主教的陪同下，走到主席台前。为了看得清楚，观众席上，很多人都站了起来。

“尊敬的洋大人，“胜仔鞠了一个躬后，用浓重珠江流域口音的英语向主席台陈情：“我们是在虹口做买卖的生意人，今天我们代表在虹口的237家华人商家，向租界的洋大人保证，我们愿意提供雇用20名巡捕的费用，保护我们的身家性命。这是所有商家画押的名单。”

总办皮克伍德走下台，接过胜仔递上的名单，拿回主席台，让领事们和总董华地码审阅。名单上，用中英文对照，详细列出画押的每一户华人商家的名字，地址，和所经营的生意。皮克伍德请坐在观众席上熟悉虹口道路的工部局总工程师克拉克，上主席台来，向领事们和总董指点名单上地址的具体位置。

“你们每年缴多少税？”总董华地码看完名单后，向胜仔发问。

“洋大人，我们不缴税。”

“怎么回事？”

“洋大人，没人收税。我们缴保护费。”

“什么保护费？缴给谁？”

于是，胜仔向主席台上介绍了潘四先生和他手下的唐耶叔在虹口当地建立的黑道保护费制度。这种保护费只能对付中国歹徒，如果碰上洋人歹徒上门作恶，唐耶叔他们也保护不了商家。听到唐耶叔的名字，博顿督察微微点头，显然，他不是第一次听到唐这个人。

“所以，你们想与其缴不管用的保护费，还不如缴税雇用20名巡捕？”

“洋大人明鉴，我们正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要提醒你，并请你转告其他中国绅士们，缴税和缴保护费完全不同。缴保护费是强加于人的，而缴税是一种义务，一种承诺，一旦开征，如要改变，需要开会通过。即使有一天，虹口的治安改善到不需要巡捕保护你，你仍然有义务缴税。明白吗？”

”明白，”胜仔和华商们一齐鞠躬，表示接受缴税的义务。

”中国绅士，能否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向你们收取第一笔钱？”斯通问。

”现在。”

全厅一片惊讶。

胜仔向大会解释，因为不清楚雇用20名巡捕确切需要多少钱，又不愿意让洋大人们有怀疑华商们出钱的能力和诚意，所以他和来陈情的代表们随身带着银票，只要洋大人肯开收据，他们现在就可以把钱留下，如果不够，他们事后可以到文主教手下的黄牧师那里把钱补齐，希望这样的安排，洋大人可以接受。

“斯通先生，现在收钱是不合法的，”文主教指出：“成立美租界自治治安机构的提案还没有通过，怎么可以先收钱呢？我以圣公会的名义担保，中国商家靠得住。”

”诸位，对华洋商人出资成立美租界自治治安机构，还有什么问题？”华地码问。

不少大会出席者对这个提案通过后，如何执行，是有疑问的。因为西人对中国商人能否履行纳税的承诺没有把握。但是，文主教已再三作了担保，英美领事也确认提案通过后，向中国政府报备，比谈判修改《土地章程》要简单的多，所以没有人再提出异议。

半小时后，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华洋商民出资建立美租界自治治安机构”的提案。在租界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华人参与提出的市政方案。不少人仍用投票表达反对。

最后，麦领事宣布本次特别大会圆满结束，并且提醒大家踊跃参加就要举行的租界各界欢迎英法军官盛大宴会。